

□徐进

在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中,岳云鹏饰演的“陪酒侍郎”郑平安,原本出身名门荥阳郑氏,剧集中的镜头特意展示了郑家厅堂内高悬的匾额“荥阳衍派”。唐朝时,名门望族出居外地的子孙是否会在匾额上书刻“某地衍派”以彰显家世,我们尚不得知,但在被誉为古民俗活化石的当代闽南地区(以厦门、泉州、漳州三市为中心),人们在家宅的门楣上书刻“某地衍派”是相当普遍的现象,如荥阳衍派、颍川衍派、太原衍派等,甚至不乏敦煌衍派、陇西衍派。

加在“衍派”二字前的地名,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户主的祖籍地,而是户主姓氏的“郡望”。秦始皇一统天下后,分天下为三十六郡,郡下设县,一直到唐玄宗时期才被州县制完全取代。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是门阀政治的鼎盛期,许多郡邑都出现了代表性的高门望族,如荥阳郑氏(始祖为西汉大司农郑当时)、颍川陈氏(始祖为东汉名士陈寔)、太原王氏(始祖为周灵王太子姬晋)、弘农杨氏(始祖为西汉开国功臣、赤泉侯杨喜)等。到了唐代,上流社会将姓氏与郡名固定搭配,便形成了“郡望”。例如郑姓的郡望便是荥阳,陈姓的郡望便是颍川。走进闽南的街巷村落,看到“衍派”字样,无需打扰主人,只要上网稍加检索,便可知主人姓氏。

那么在闽南能否寻找到山东地名的“衍派”呢?答案是肯定的。综合闽南各地的地方志、地名录,以及作者实地探访的记录,比较常见、以山东地名为本源的“衍派”概有四派。

济南衍派

济南郡,西汉初年置,郡治位于东平陵县(即今济南市区与章丘区交界处的平陵城)。

闽南大姓林姓的郡望本是西河(位于山西西部),但秦末汉初时,汉高帝麾下有一名将领叫林摯(一作“执”),曾平定巴蜀,受封“平棘侯”,其子孙在济南繁衍为巨族。东晋初年,林摯后裔林禄南渡辅佐晋元帝司马睿,官拜晋安郡守(今福州市),遂在八闽大地开枝散叶,被后人尊为“闽林始祖”。因此部分林氏族人便在门楣上书刻“济南衍派”,以有别于其他年代入闽的林姓人氏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林禄的后裔、出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林拔,一生育有九子,个个身登科甲,且都做到了刺史一级的官职。州刺史又称“州牧”,因此林拔被誉为“林九牧”,有的林氏族人便在门楣上书刻“九牧传芳”。与“衍派”相较,“传芳”更直接地彰显了先祖事迹,也具有更厚重的历史感。

琅琊衍派

琅琊郡,为秦三十六郡之一,郡治琅琊县(今青岛西海岸新区南部琅琊镇)。东汉建武年间,光武帝封第十一子刘京为琅琊王,琅琊郡改为琅琊国,辖境向西扩张至今天的临沂,“国都”也迁往开阳(今临沂市区),汉末复为郡。

与林姓相同,我国第一大姓——王姓的郡望本是太原,但因西晋时期,琅琊王氏出身的王衍官至尚书令,且是士林领袖;王衍的族弟王导、王敦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,被称为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;王导又有一个族兄叫王旷,官至淮南太守,他有个儿子叫王羲之……因此

后世也有很多王姓以琅琊为郡望。“太原衍派”与“琅琊衍派”在闽南都不少见。值得一提的是,唐朝末年,出身琅琊王氏的王潮、王审邽、王审知三兄弟在光州固始县(今属河南)参加农民起义,后辗转进入闽南,受招安后逐渐“反客为主”,掌控了今天的福建地区,建立了五代十国之一——闽国。王氏兄弟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,还使闽地二三十年不闻兵戈,极大促进了当地的开发,他们因此被后人奉为“开闽三王”,部分王氏族人也因此在门楣上书刻“开闽传芳”。

除王姓外,符姓的郡望也是琅琊,他们奉秦始皇的“符玺令”符雅为始祖。符雅本姓姬,是鲁国末代国君鲁顷公之孙,仕秦后以官职为姓,符姓因而诞生。符雅晚年回到山东,子孙在琅琊定居。当代符姓主要分布在海南省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,但他们的方言、风俗与闽南接近,家家户户门楣上亦可见“琅琊衍派”。部分闽南人自中原迁入后,又如何顺着海路来到海南,自然是一段全新的移民故事了。

千乘衍派

千乘郡,汉武帝年间置,郡治千乘县(今属高青)。春秋时,一车四马为一乘,传说齐景公曾在此阅兵,出动兵车千乘,该地因而得名。千乘郡辖境较小,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经学家、历算家倪宽是千乘人。他少时贫寒,耕田时总是把经书竹简挂在锄头上,一有空便阅读,因而形成了成语“带经而锄”。太初元年(前104),倪宽受命与司马迁、公孙卿等人编纂《太初历》,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,也是第一部收录二十四节气的历法,在我国科技史上享有重要地位。

倪宽晚年官至御史大夫,子孙主要在千乘繁衍,遂成大族,千乘也成为倪姓的郡望。闽南倪姓大都由浙江中部金华一带迁来,部分宋代迁入,部分近代迁入,但门楣上大都书刻“千乘衍派”。

鲁国衍派

汉朝皇帝因分封诸子为王,食一邑之租税,因此汉朝的地方区划是郡国并行制。汉景帝时期爆发的“七国之乱”便是吴、楚等七个诸侯王国发起的叛乱。今天的山东在两汉曾置有鲁、城阳、淄川、胶东、胶西等王国,其中鲁国从西汉延续至东汉,直到曹丕称帝时才被废除。

在闽南,称“鲁国衍派”的并非孔姓,而是颜姓,他们的始祖自然是孔门七十二贤之首——颜回。唐朝末年,书法家颜真卿后裔颜芳入闽,定居于盛产白瓷的德化县。其子颜仁郁受王审知赏识,奉命在德化一带招抚流民、耕田垦荒,甚至经营起了海外陶瓷贸易,颜氏一族遂兴。由于颜真卿被唐代宗封为鲁郡公,因此部分颜氏族人也使用“鲁国传芳”。

曾子曰: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矣。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“慎终”指认真对待父母、祖父母的丧事,“追远”则是知晓自己的历代祖先,牢记他们的美德懿行并以之教育子孙。追溯闽南“衍派”“传芳”文化中的齐鲁渊源,我们不仅了解了齐鲁先民迁徙南方的路径,更感受到了“水必有源、树必有根”的精神。

(作者为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)



□马晓炜

在我国传统文化中,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,亦称乞巧节、女儿节、七巧节等,不仅如今演变成颇受商家追捧的节日,还因千年赓续传承的文化底蕴,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传说里的七夕凄美动人。七夕节起源于古人对星象的崇拜。早在《诗经》时代,人们就对牛郎织女的天象有所认识,先秦时期民间流传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,东汉时出现了人格化的描写:“织女七夕当渡河,使鹊为桥”,七夕由此成为守望与深情的节日。

诗词里的七夕绚丽多姿。千百年来,文人对七夕的吟咏从未间断,写下了大量诗句。“七夕今宵看碧霄,牵牛织女渡河桥。家家乞巧望秋月,穿尽红丝几万条。”唐代林杰的《乞巧》,使人体味到七夕庆节的盛大不说,还窥见女子对月穿针乞巧、追求美好爱情的心愿。杜牧的《秋夕》: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,坐看牵牛织女星”,以宫女孤寂身影反衬双星相聚,暗藏深宫惆怅。宋代李清照《行香子·七夕》“星桥鹊驾,经年才见,想离情、别恨难穷”,将个人离愁融入传说。范成大《鹊桥仙》“相逢草草,争如休见,重搅别离心绪”,道尽相聚又离的复杂心绪;秦观《鹊桥仙》“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”,以高远立意将爱情升华,成为千古绝唱。

对联里的七夕妙趣横生。在浩如烟海的联苑中,一些与七夕有关的联语别有情趣。明代高启与杨基月夜联句传为佳话,“玉兔捣药,嫦娥许我十五圆”对“喜鹊成桥,织女约郎初七渡”,巧融神话典故,“许我”“约郎”更添生活意趣。明末李渔为七夕生辰友人作寿联:“七夕是生辰,喜事业功名从心,处处带来天上巧;百花来寿域,美玉树芝兰绕膝,人人占却眼前春”,将节令、居所与乞巧习俗融于一体,匠心尽显。清代严问樵的“屈指三秋,天上又逢七夕;齐眉百岁,人间自有双星”,用天人对照赞夫妻恩爱。而民间“云汉秋高,凉生七夕;天街夜永,光耀双星”借杜牧诗境,工整对仗中交织神话、

天象与情感,既有七夕的浪漫底蕴,亦显对联“两句相对,天地同参”的魅力。

谚语里的七夕趣味盎然。民间有许多与七夕相关的谚语,言简意赅,别具韵味。在情感表达上,“红豆拿到海边种,为妹沤坏几多心”,用朴素的比喻,将相思之情刻画得入木三分;“其爱愈深,其言愈寡”,精准勾勒出深情无需言说的默契;“家有梧桐树,自有凤凰来”,巧妙暗喻美好姻缘的天定之妙,给人无限遐想。

而许多与七夕有关的天气谚语,将自然现象与传说巧妙融合:“七月初七雨淋淋,烟雨连阴十月一”“七月初七响雷声,一雷九台雨水丰”,是古人对气候规律的总结;“七月七必下雨,牛郎织女泪滴漓”为雨水蒙上浪漫滤镜,将天象化作双星相会的泪痕。这些谚语不仅读着朗朗上口,还蕴藏着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。

民俗里的七夕鲜活生动。除诗词咏叹,七夕民俗充满人间烟火。女子“乞巧”各具特色,“穿针乞巧”即月下穿五彩丝线过针孔,成功者得巧;“投针验巧”,将针轻放水面,针影呈鸟兽花草则为得巧。民间还“拜织女”,少女少妇结伙设案,供瓜果、胭脂、针线,焚香礼拜,诉心愿;“储七夕水”,认为此日泉水、河水更清甜,可治百病;孩童盼“吃巧果”,以面制花形点心,蘸糖食用,祈心灵手巧。

与“乞巧”习俗相比,一些地区还有“拜七姐”习俗。宋代刘克庄有诗为证:“瓜果跽拳祝,喉罗朴卖声。粤人重巧夕,灯光到天明。”在节日到来之前,旧时一些地区的姑娘预先备好各种奇巧的玩品,用通草、色纸、芝麻等,制成各种花果、器物、官室模型等物来拜神,称为“拜仙禾”和“拜神菜”。或组织大家聚集在宗乡会馆,摆下各式各样鲜艳的香案,遥祭牛郎织女,“香案”上摆满鲜花、水果、胭脂粉或日用品和刺绣等,琳琅满目。不同地区的“七姐会”会在香案上下功夫,比高下,看谁的制作精巧。传统庆祝仪式由农历七月初六晚开始,为期一至二晚。当然还有晒书、晒衣等传统,这些习俗使七夕从星空传说落地为可触可感的生活仪式。